

獲 2011 年臺灣文學金典獎

王昭華：寫台文，足實在

文／鄭秀圓 圖／潘云薇

2011 年臺灣文學獎台語散文類得主王昭華，因「有創意、手法幽默、台語運用熟練」獲得評審青睞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王昭華不僅寫文章也創作詞曲，用最熟悉的母語娓娓道出平凡的能量。



獲得臺灣文學金典獎後，王昭華懷抱感恩的心，謝謝一路支持她的家人與朋友。

「行仔暮色中的水源街，下課的學生愈來愈濟，鎮地的機車是滿四界，有時彼个砂石車嘛來插花…即條水源街迴去后山水源地，淡江四五年冬，毋知欲行幾回……」1992年這一年，王昭華寫下〈水源街〉，拿著吉他用純淨低沉的嗓音，唱出青春的詩歌。

靈魂變成旋律，故事變成歌詞，王昭華從大學時期便開始致力於台語歌的創作，一路下來累積不少膾炙人口的歌曲。畢業工作後，因生命的轉折，開始架設部落格「花埕照日」，目前為台語文創作自由工作者，寫散文也創作歌曲，持續書寫記錄生活點滴。2011年以〈哀爸叫母〉作品



王昭華的音樂就像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，溫潤又充滿能量，百聽不厭。

獲得臺灣文學金典獎，因「有創意、手法幽默、台語運用熟練」獲得評審的青睞。

從國境之南到淡水小鎮

「喔～再會吧！喔～啥物攏不驚！喔～再會吧！喔～向前行！」來自屏東潮州的王昭華，大學聯考因志願卡畫錯的巧合，從臺灣尾北上至淡水進入淡江大學中文系，迎新演唱會聽著林強唱〈向前行〉，感動不已，爾後便立志開始以台語寫歌。

淡水生活愜意又充滿人情味，許多創作者在這裡獲得靈感，在這氛圍之下，造就自由的學習風氣。由於對台語創作的熱愛，王昭華加入了淡江台語文社，當時的創社社長正是現在成功大學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，透過社團邀請老師開課演講，第一次認識了「教會羅馬字」。王昭華侃侃而談地說，「當時90年代剛解嚴後，雖然說台語還是會被鄙夷，但是已經陸續有人開始重視這一塊，爭論台語書寫方式，當時淡江台語文社算是走在前端。」

除了參加台語文社，在中文系上陳恆嘉老師開了一門選修課「台語概論」，這麼教人期待的課程，王昭華當然不會缺席，因而奠定了台語漢字和羅馬字書寫的基礎。「甚至在大五的時候，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共組『老人會』讀書會，陳恆嘉老師也加入這行列，大夥一起切磋讀書學習、一起喝酒搏感情。」回憶那段青春歲月，王昭華不禁會心一笑。

從台語書寫反思華語霸權

為了全心創作，2006年王昭華轉業，辭掉工作，做全職的自由工作者。從這一年開始，她在網路架設部落格「花埕照日」，不斷用台語記錄書寫生活、發行第一張台語專輯「一」、大量寫散文並手繪淡水小地圖「旅人啊！淡水」等，透過大量地書寫、記錄，力求台語用字的精準，並且多樣接觸藝術創作的可能。



謙遜有禮的王昭華，堅持用台語書寫人生，唱自己的歌。（王昭華提供）



王昭華〈哀爸叫母〉作品以幽默手法呈現，獨具創意，獲得評審肯定。（台文館提供）

在寫作的過程中，王昭華表示，首先要克服華語化的思考，因為有些華語的語法與台語不盡相同，因此寫作的時候都是直接用台語思考及書寫。其次，書寫的內容除了以台語呈現，文本更會強調臺灣本土的文化風情。王昭華表示，例如這次獲獎的作品〈哀爸叫母〉，不只是個人生命成長經驗，更包含文化的反思。文中反諷台語如何在華語霸權下負面化的使用，雖然以幽默呈現，卻寓意深遠。

消逝中的台語文教育

生活在臺灣，大多數的人母語是台語，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，政府卻忽略了台語文教育的重要。王昭華感嘆地表示，現在的小孩要學習台語的資源真的很少，打開電視看兒童節目，沒有一個是台語教學，如今有更多家長甚至使用英文教

育下一代，希望孩子提早學習，增加未來競爭力，因此，台語就在時代的演進過程中缺席了。

王昭華更進一步表示，甚至在許多大眾媒體中，例如高科技產品、現代化時尚感的廣告等，都不會出現台語，一旦廣告中出現台語，大多冠上負面用詞。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脈絡下，台語淪為附屬品，致力於台語推廣的王昭華，只能盡己之力，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語書寫紀錄，希望台語能夠被重視，不要失去原有的文化內涵。

持續台語文書寫 積累文化資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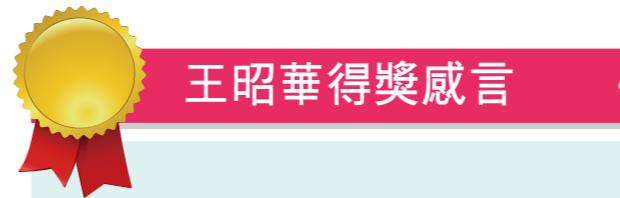
面對寫作王昭華打趣地說，現在的狀態像是小孩玩藏寶圖，發現什麼就寫什麼，寫出來的東西像是「一夜情」，可能花一個晚上的時間，寫出1千多字的文章，就馬上發表在部落格上。因此，接下來希望改變創作的方式，將寫好的題材

先放著，經過長時間醞釀，最後再形塑出整體的理念。

許多人會問王昭華為什麼堅持要寫台語文？她說，「這世界太過空洞，腳踏不到地，時常感覺空空的，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在哪裡，因此選擇這種方式書寫。」但是過程中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，時常有人問她，用台語文書寫有人看得懂嗎？可以溫飽生計嗎？「我活到了現在，也是好

好的啊！」這句爽快的回答，也道盡王昭華在台語文寫作這條路的決心。

在王昭華的文字裡，看見了台語的能量、文化推動者的執著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將夢想化作實際的行動，即使在目前台語創作不興盛的社會裡，仍繼續唱自己的歌，書寫記錄生活，朝夢想前進，持續發光。◎



作品寄出去了後，心內一直誠不安。知影伊無夠好，為啥物無夠好。毋過，總是愛練習放下，愛練習接受。

台語，明明看著是一樑真大樑的老樑，事實上，早就予人斬斷跤筋（根），陰鳩等欲看伊家已倒。見擺掀著《台海使槎錄》內底，黃叔璥用漢字記音的平埔歌詞，就會想著家己的台文文章，了然，真有可能嘛全命運：賭奇怪的符號留落來，不可考的語音無了了，過翻過拗的文義寄生仔別種文字。蹊蹺的發展，並非歷史的必然，是臺灣人予人毒（thāu）了傷透的結果。老樑欲倒，無聲無說，袂流血流滴；倒落去了後，才會有人發覺彼个所在那會空空，日頭曝落來，覘無路。是講，對慣習守仔冷氣房坐涼的世代來講，老樑大樹的譬喻，已經無經驗基礎好體會，嘛無感情基礎通引起共鳴。

在這個一四界高度開發的世界，屈仔會使講是極低度開發的台文園仔，做的工課，予我感覺真實在。文字、影像、資訊像大水氾濫，雙跤猶踏會著塗肉，誠僥倖。面對華語、英語遮个若「巨人」全款強勢語言，我時常想起借物少女Arrietty，嘛是愛堅強活落去。俗客語、各族原住民語比起來，台語人一點仔都袂sa-bi-sí，無理由餒志。

得著這個獎，愛感謝的人真濟：台文界的前輩、有志，因為恁眾人的拍拼、粒積，「一蕊花」才有開花的條件，單憑個人的才情是無夠額的。感謝這幾年來鬥牽成的好朋友，無論是同學、同事、網友抑歌友，一併感謝。感謝阿母，生著我這個予妳傷心痛苦的不孝女，但是我有共妳傳予我的台語發揚光大。最後，感謝忘年旅伴L先生，打幫你（da`bong nˇ）。

